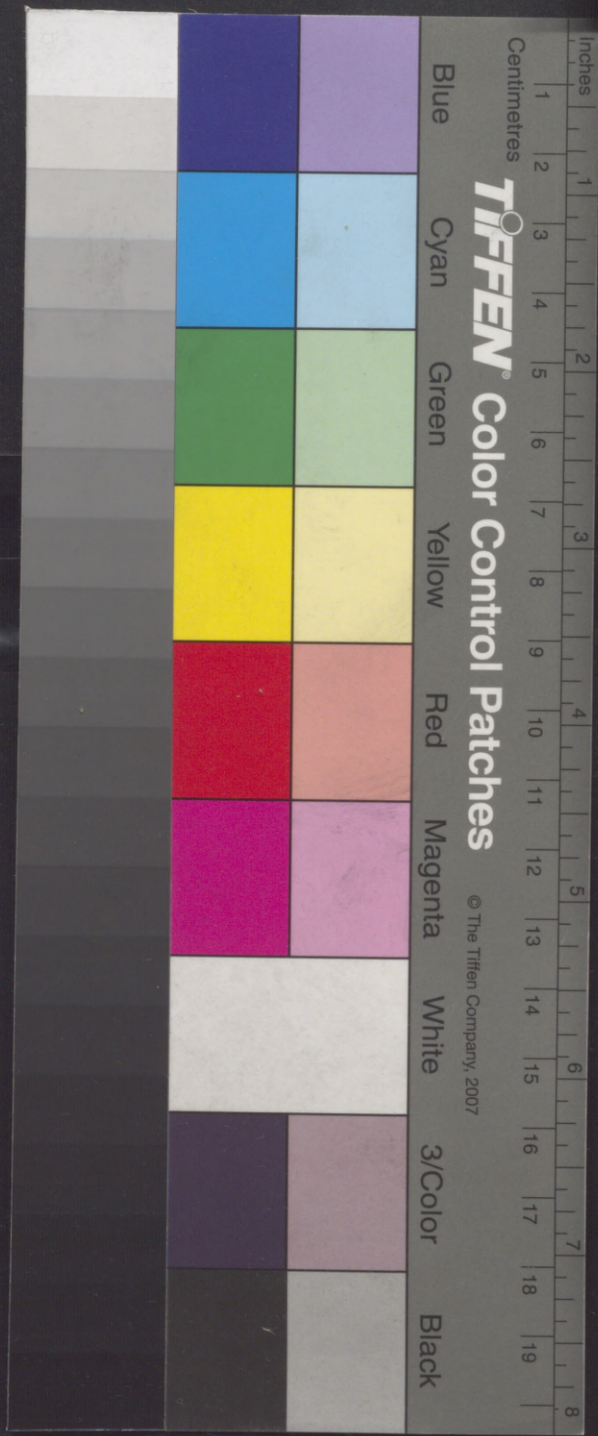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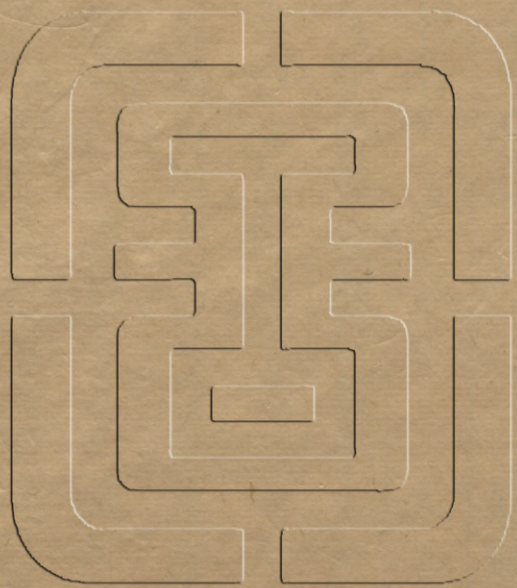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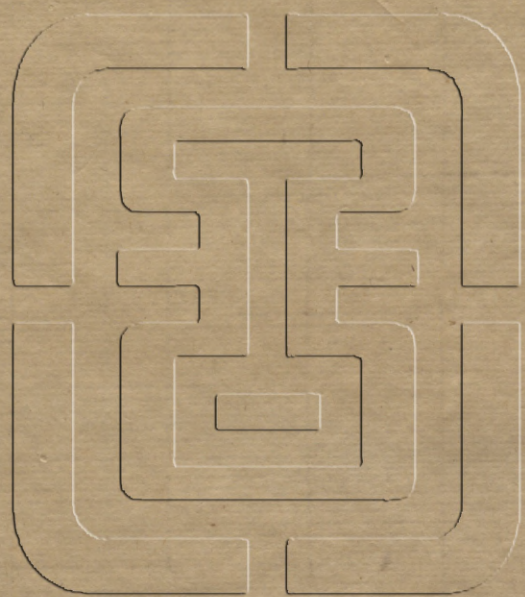
五九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三

學海堂

白田草堂存稿

寶應王編修

懋

著

論尙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尙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爲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爲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爲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鄒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

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泰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按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卽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顏注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紀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皙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

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方輿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敘錄而申論之又考鄭註逸書別有疑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奧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

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秦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註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卽壁內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歿尙修楚辭註改大學誠意章註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尙書雜考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最爲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占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以此參考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斷無疑者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考之則伏書多艱澀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絕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口授時多有訛缺非書之本文而衛序其女傳言教錯又因失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壁間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爲大序解而亦不引衛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衛序語而顏氏註漢書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顏註盛行學者一依顏註而並史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及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吳氏尙書敘錄雜敘儒林傳及衛序語不爲別白而斷以今文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吳氏力辨古文之僞而反據大序及衛序以斷伏書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衛序而別其同異考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蓋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

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蓋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爲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爲一卷故云四十六卷註云爲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以合於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而安國註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

書矣尙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今考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爲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敘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爲參錯其二云賈鄭王皆傳孔學而賈鄭王所註止伏生二十九篇而已其安國十六篇絕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註而雜以安國所傳之古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二十九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二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註古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古文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釐

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擬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並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二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卽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

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間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卽先秦之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旣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牽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秦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爲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三
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訛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
及考劉歆移書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
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秘府有
古文尙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爲古文之學
其文字自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
考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
璜塗暉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漢後
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
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既略
而不註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傳
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絕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
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
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
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語而附會之耳至鄭
註云云此立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僞造
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
鄭註而僞造也正義又云鄭註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
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秦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
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舜典一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
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
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

癸二十三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去八篇故爲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僞造古文而鄭註承用之非安國書也考其實則九共止爲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名當有存者安知鄭註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僞書當之此果何所據耶又正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真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霸書爲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尙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僞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間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卽以其言考之則孔傳之僞亦不待辨而可知矣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馬融王肅鄭元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傳序不爲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爲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二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

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亦云民間得泰誓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則伏生書實二十八篇而泰誓則後入皆不可詳考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劉歆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泰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為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生二十一卷然史記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正義疑為後人所增加正義以太史公見泰誓武帝時見行於世遂以併於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疎略不應至是而以劉歆書考之則泰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正義所云未可據也

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王馬之經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謂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註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

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按此則姚方輿本乃采王馬註偽造孔傳而並增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肅註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加此二十八字於慎徽五典之上而用方輿偽造孔傳後人遂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辨之者敢因釋文而並申之以俟後人之考正焉

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爲一卷卽伏生之二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註爲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增加或其字有訛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

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爲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爲亡篇班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晉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文馬融註十一卷鄭元註九卷王肅註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註皆伏生所傳之今文王肅註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爲堯典則止二十九篇耳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別分五篇言之而除去秦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顏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爲一卷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惟歐陽註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即此不可考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註逸書有舜典

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文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即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皋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

明梅鷟羅喻義皆攷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文最詳余曾見之今已不復記憶更考之

公子有宗道論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各為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為之說者多汨其解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為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之別同母者亦

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為祖而不為宗繼別之

子則為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公子亦有宗道別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

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

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
大槩以最長者一人而有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 此非宗也

而有宗之道其云大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別非大宗也而

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此記文之意

而鄭氏所推以為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

而不及其後如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者嫡長之子為大宗

而諸弟之子宗之者為小宗是不得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如

以庶長主之者庶長之子亦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為

是書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庚申補刊

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爲大宗一爲小宗又不得謂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一君之後爲一大宗所以收族如別子各爲祖而不相宗非收族之義又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爲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爲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爲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辨也

公子各爲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爲例此非禮之正也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爲長故以魯爲宗國至戰國蓋歷七八百年而滕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一君後爲一大宗如太王之昭爲一宗王季之穆爲一宗文王之昭又爲一宗武王之穆又爲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雜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失而非禮之正也

此以國君爲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

孟子序說考

按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爲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

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考焉至仁山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爲一年又十六年卒子今王立其敘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諡惠成王

卽惠王今王卽襄王也

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郡人發古冢得之晉書言發魏襄王冢其曰或云魏

安釐王冢則非安釐王距襄王已歷兩世不得稱襄王爲今王也

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卽無哀王此可爲

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錄謂通鑑此一節爲是

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註亦略之蓋疑焉而未定也

語錄謂發安釐王冢此襲晉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

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

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爲再至齊事齊湣王也

按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

見王及致爲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

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

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二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

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爲叟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二十五

年孟子年蓋逾八十而致為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舍我其誰之歎也以此考之則史記古史之誤愈明白矣

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為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為著書之時追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為君蓋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子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柱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即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

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既誤分後元年為襄王遂移之三十五年通鑑既依紀年以改史記而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以梁惠王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時自是後十二年以後事而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為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為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齊威王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下減湣王之十年齊湣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

是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庚申補刊

位於周顯王之四十六年通鑑卒於周赧王之二十二年史記潛王在位四十年通鑑在位三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為宣王時燕

人畔為潛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齊潛王初年疆於天下與秦為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

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主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為善皆語

其實而潛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潛王為宣王以為孟子諱蓋未

識此意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今以宣王為潛王則處處

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歿更二十

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諡即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

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為後人所增無疑矣孟子之卒不詳何時然去齊時年當六七十矣必不及見潛王之歿也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年此為最得而仍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

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註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為已遠又云數

獻地於秦考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收地至河而不言獻地

商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家至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則商君列傳蓋通言之非必三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左 庚申補刊

十五年又云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
前事也可以屬之惠王此集註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爲定也
七邑
記作八邑張氏存中謂與集註不合未知孰是今按索隱註古
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註蓋據元
本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爲湣王則荀卿所聞史
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註之
據史記以疑孟子爲未然此皆失之不詳考而漫爲是言也又
據戰國策以依燕爲齊宣王不知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
按蘇秦死於齊湣王之初年蘇秦死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不
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卽位於湣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噲
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湣王之年爲無
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爲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
以齊湣王爲齊宣王乃傳寫之訛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
語錄爲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綱目朱子初年所修
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
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爲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盤銘考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
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
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始刻之盥類之盤歟臨川吳氏曰
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寘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於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於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卽盤也內則曰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爲沐浴之盤誤也按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饋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寘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爲之說亦非是尙書顧命王乃洮頰水孔疏以洮爲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頰自是兩事內則雞鳴

咸盥漱不言頰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饋

頰類古全字

與二日具沐

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頰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頰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饋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考者合只據大戴禮以爲盥盤則可而謂盥類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爲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鬯水於洗東有杓鄭注設水用鬯沃盥用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寘於盤上水在鬯而以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寘於其上也吳氏之說此爲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

日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考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乃因其說而申辨之

左傳奉匱沃盥疏曰說文去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白水臨皿然則匱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匱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魁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

鴻鴈麋鹿記疑

孟子顧鴻鴈麋鹿趙氏無註集註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蓋據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而麋鹿則又以例言之以非大義所繫故集註亦不復深考也今按毛傳大曰鴻小曰鴈孔疏云鴻鴈

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

傳辯之曰大曰鴻小曰鴈也據此鴻雖鴈屬而非一類其謂鴻

為鴈之大者似非傳疏之義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哉留侯世家高帝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揚子法言鴻飛冥

冥弋者何篡焉則或以鴻鵠並言或專言鴻而不及鴈也月令

鴻鴈來鴻鴈來賓鄭註今鴻皆為候至鴈北鄉止云鴈夏小正

二月鴈北鄉九月遡鴻鴈又並及鴻尚書孔註陽鳥鴻鴈之屬

大抵鴻鴈同是水鳥皆順陰陽往來而非鴻即鴈也索隱史記

註曰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此解又別是陳涉

高帝揚子所云皆非鴻鴈之鴻矣陸璣曰鴻羽毛光澤純白似

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似鳧亦白色今人直謂之鴻

其說鴻形色自與鴈不類而謂史多言白鴈則鴈亦有白者而非卽鴻也陸璣之二云見正字通所引而於詩疏無考疑出陸佃坤雅佃誤作璣也凡此皆無確說姑記於此以俟考焉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則鹿與麋雖一類而非鹿卽麋麋卽鹿也爾雅麋牡麇牝麇其子麋鹿牡麇牝麇其子麇固絕有別與月令同也詩多言鹿而無及麋者春秋多言麋而不及鹿春秋傳或言鹿如鹿死不擇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麗龜逢澤有介麋而鹿與麋註疏皆未有明言其異同也其謂麋爲鹿之大者恐是以鴻鴈之例言之爾夏小正十一月隕麋角而五月不言隕鹿

角當是脫文

說文鴻鵠也雁鳥也其訓鴻與鴈絕不同鳥部又有鴈字賦也鹿獸名麋鹿屬亦不言麋卽鹿也藝文類聚白氏六帖鴻與鴈各言之而不詳其異同初學記則有鴈而無鴻矣藝文類聚初學記皆有鹿而無麋白氏六帖則有之此以事類言而於異同則不論矣以今所見則有鴈而無鴻有鹿而無麋而古今所說亦皆無明據今記於此以俟博物者考而質之

玉山講義考

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此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若呂熹所記自是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記錄之誤故并載諸書而附呂錄使後之讀者有考焉

玉山講義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

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

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

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

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其性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

凡吾日用之閒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閒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可必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但悠悠

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甚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孰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旣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關處矣

按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仁義禮智四者卽孟子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之意只是講明道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數語非是教人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四者模樣也故其後又曰須更在自己分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中認取四者之謂耶又後云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

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謂明白而無疑矣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段之意而於下工夫處却未之及至呂燾所記則直以識認得裏面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與玉山講義相背此記錄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致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

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僮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

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逆知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

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出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義故元爲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

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尤詳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必有是理於內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適其情而逆知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理地頭名目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壽所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林德久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如何各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真所謂沒世窮年而不可以得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昏悶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鎮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轉轉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蓋由不細考此數書之意而爲呂錄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黃太史灑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有箇深造自得氣象以考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後其弊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弊朱子早已明斥之矣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按此書前有後書所疑之語必因德久疑於玉山講義而特發明之其云不是先有箇虛空底性旋生四者出來亦不是有箇虛空底性包却四者是又玉山講義所未及也既云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卽云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旣云識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卽云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纔下一語便卽掃去正恐人錯認話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自是分明是說地頭名口如此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回頭轉腦於心中識取四者分別界限如呂熹所記云云

也呂壽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者出來之意與呂壽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此書在己酉其分別性情體用最爲明了玉山講義蓋本於此而加詳耳皆是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如呂壽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耶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曉然

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按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證體認是甚模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

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爲惻隱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爲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

一二是一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呂熹錄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於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眾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按呂熹錄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錄故見於呂熹錄中蓋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甚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考之則斷斷非朱子語玉山講義先說道理地頭名目其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又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之及如熹錄則竟以識認尋求爲工夫程子嘗譏呂氏求中於未發之前爲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并以楊氏所謂驗所謂執亦有呂氏之病熹錄所云蓋不止於求中

與驗與執者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以得也故錄玉山講義
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燾錄及答甘節語於後則燾
錄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燾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理會得
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
令日用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語全不對值而
呂燾所記蒙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云問身心性情之德則此
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
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值
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卽玉山講義答
陳器之林德久書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燾
所記自是國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不能無疑者姑記
於此以俟質焉

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之刊正
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
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
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
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况語錄
乎呂燾所錄斷不可信故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
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
之書爲主益以此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既字疑然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

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全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則天理渾然即性也玉山講義已發其凡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年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言若合符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琪之問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耳答陳器之林正卿又因玉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言之也故於末附此一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非

答呂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非字疑當作所與此章之文本不相及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乙卯後

按此書為程子四箴言却可為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義前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非是說做

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做工夫處其答
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不及後段做工夫之
說呂燾錄蓋誤認此決非朱子本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
是錯認了話頭也故附此條於後以疏通證明之學者參考
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疑矣

答呂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
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爲孝弟之本論爲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
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按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蓋早年語也然正與玉山講義相
發明論性則以仁爲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夫處如玉山講
義所言亦只是泛說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若如呂燾錄則
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處全非朱子之意矣
以此書證之則呂錄之誤亦不待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
虛靜少間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那塊然底
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會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
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
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
底虛靜何用也

沈僞錄

按呂燾錄在己未沈僞錄在戊午後此條則同聞而別出也
沈錄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二云黑底虛靜者則如
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二云白底虛靜者則由講論考

索使道理洞徹此心虛靈不昧之謂也即大學之物格知至孟子之知性知天其以虛靜為言蓋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自極分明呂錄則增入要識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錄大不同明繫國秀自以己意託之朱子以合前說且云敬是第二節事則是先要識得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然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敬而無失上用功原自不錯今又謂其夾雜鶻突而所云識得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值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錄對勘之則其得失自見而呂錄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說而益明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三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四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 永著

天官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為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今詩誤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為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虢公忌父為右鄭莊公為左則當時之為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歸賄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考之亦不詳矣